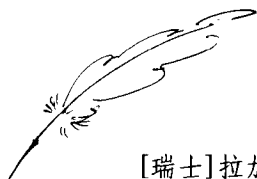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瑞士]拉加茨 ● 著

上帝国的信息

Die Botschaft vom Reiche Gottes

朱雁冰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刘小枫 ● 主编



上帝国的信息

Die Botschaft vom Reiche Gottes

[瑞士]拉加茨 | 著

朱雁冰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国的信息/(瑞士)拉加茨著;朱雁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12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7-5080-4080-5

I. 上… II. ①拉… ②朱… III. 宗教-神学-研究

IV. 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488 号

上帝国的信息

[瑞士]拉加茨 著

朱雁冰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9.625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

推进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使哲学重新成为生活方式的事情

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

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已出书目：

神圣与世俗

[罗] 伊利亚德 著

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

[美] 维塞尔 著

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

[德] 海德格尔 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俄] 罗赞诺夫 著

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

[美] 布鲁姆 著

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斯特劳斯

[德] 迈尔 著

驯服欲望——斯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

[法] 科耶夫 等著

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波纳文图拉神学著作选

[意] 圣·波纳文图拉 著

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斐洛思想引论

[英] 威廉逊 著

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美] 波纳德特 著

舍勒思想评述

[美] 弗林斯 著

诗与哲学之争

[美] 罗森 著

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

[德] 洛维特/沃格林 等著

柏拉图的《会饮》

[古希腊] 柏拉图 等著

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

[德] 朋霍费尔 著

基督教理论与现代

[德] 特洛尔奇 著

亚历山大的克雷蒙

[意] 塞尔瓦·利拉 著

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卢克

莱修的《物性论》

[意] 詹姆斯·尼古拉斯 著

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德] 迈尔 著

浪漫派风格——施莱格尔批评文集

[德] 施莱格尔 著

赫西俄德：神话之艺

[法] 居代·德·拉孔波编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美] 约翰·麦考米克 著

神圣的罪业

[美] 伯纳德特 著

论永恒的智慧

[德] 苏素 著

宗教经验种种

[美] 詹姆斯 著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特通信集

[美] 列奥·施特劳斯特 著

论古人的智慧

[英] 培根 著

俄耳甫斯教辑语

吴雅凌 编译

俄耳甫斯教祷歌

吴雅凌 编译

黑格尔的观念论

[美] 皮平著

双重束缚

[法] 勒内·基拉尔 著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

[美] 伯格 编

或此或彼（上、下部）

[丹麦] 基尔克果 著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

[俄] 罗赞诺夫 著

上帝国的信息

[瑞士] 拉加茨 著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部分书目：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施特劳斯著（已出）

《色诺芬的〈会饮〉》，色诺芬著，施特劳斯等疏（已出）

《居鲁士劝学录》（笺注本），色诺芬著

《斯巴达政制》（笺注本），色诺芬著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苏格拉底〉义疏》，施特劳斯著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施特劳斯著

《远征记》（笺注本），色诺芬著

《回忆苏格拉底》（附《申辩》，笺注本），色诺芬著

《齐家》（笺注本），色诺芬著

《希腊志》（笺注本），色诺芬著

《阿格西劳斯王》（含其他短篇，笺注本），色诺芬著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莱辛注疏集

刘小枫 主编

部分书目：

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已出）

论人类的教育——政治哲学文选

剧作七种

智者纳旦（研究版）

关于古代文史的通信

关于悲剧的通信

古人如何描绘死亡

HERMES

卢梭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部分书目：

- 卢梭 爱弥尔（笺注本）
卢梭 社会契约论（笺注本）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笺注本）
卢梭 对治理波兰的思考（笺注本）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 / 论语言的起源（笺注本）
卢梭 致达朗贝尔的信（笺注本）
卢梭 利未人：对话（笺注本）
卢梭 孤独漫步者的沉思（笺注本）
卢梭 忏悔录（笺注本）
卢梭 卢梭评让-雅克（笺注本）
卢梭 剧作选（笺注本）
卢梭 书信选集（笺注本）
吉尔丁 设计论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已出）
帕拉特纳 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义疏
凯利 榜样人生：卢梭的《忏悔录》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回答
马斯特 卢梭的政治哲学

经典与解释

辑刊系列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已出书目：

- 康德与启蒙（3）
荷尔德林的新神话（4）
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5）
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6）
赫尔墨斯的计谋（7）
苏格拉底问题（8）
美德可教吗（9）
马基雅维利的喜剧（10）
回忆托克维尔（11）
阅读的德行（12）
色诺芬的品味（13）
政治哲学中的摩西（14）
诗学解诂（15）
柏拉图的真伪（16）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闢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

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于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导言

张贤勇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基督教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尚未分晓,德国法西斯的铁蹄几乎踏遍整个欧洲大陆,数百万犹太人行将灭绝,第三帝国的南邻小国瑞士上空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样的日子里,苏黎世一间再普通不过的书房内,端坐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时而凝神沉思,时而伏首疾书,稿纸的首页赫然标着三个大字:Israel-Judentum-Christentum(以色列、犹太教、基督教)。这本薄薄的著作,后来由作者自费作为地下出版物在民间流传,避开了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下的禁令,使受压抑的民心如火奔涌。这位老人就是在二战期间组织帮助过不少犹太人的基督教神学家拉加茨(Leonhard Ragaz)。^①有人会问:拉加茨何许人也?翻检那本很

① 当时瑞士神学家中同情犹太人遭遇的为数不少,例如同在苏黎世的Walter Nigg,在《马丁·布伯在我们时代所走的道路》(*Martin Bubers Weg in unserer Zeit*)这本小册子中,也明确提到欧洲犹太人自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以来的惨状以及基督徒的责任(伯尔尼:Verlag Paul Haupt,1940,S.28)。关于战时瑞士政府书刊出版管制,可参阅拉加茨《再为瑞士争战——反抗书刊检查制度的文件》(*Noch ein Kampf um die Schweiz. Dokumente zum Kampf mit der Pressezensur*,苏黎世,1941)、卢迪·布拉绥-牟舍(Ruedi Brässel-Moser)《卡尔·巴特对“随遇而安”中立的批判》(*Karl Barths Kritik an der 'anpassungsfähigen' Neutralität*,载 *Neue Wege*,1998年10月号)等材料。

有名气的《牛津基督教会词典》,① 仍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其中根本没收录拉加茨的条目。怪不得 Ekkehard W. Stegemann 教授要说,拉加茨可能算现代神学史上“最有名的未名者”(der bekannteste Unbekannte)了。②

换个角度看,所谓现代神学史上无名,大概除了表明编写者的失忆或无知,并不说明问题。拉加茨在同代人眼里,倒是当年德语神学圈子里颇有影响的人物。20 世纪神学大家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晚年提到自己早年投身的宗教社会主义时,指出这运动的直接先驱有两个瑞士人,即库特(Hermann Kutter, 1863-1931)和拉加茨(Leonhard Ragaz, 1868-1945),“你将从巴特的各种传记中找到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两人均以基督教的名义为正义与和平而斗争。库特是更为先知型的,而拉加茨则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同时,蒂利希又提醒我们说:“重要的是要记住,巴特在他与宗教社会主义等运动完全决裂之前,他曾经是宗教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分子。”③ 巴特自己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他 1950 年在《回顾》(Rückblick)中指出:“当时瑞士的年轻牧师,只要没有昏昏入睡,只要没有生活在月球、脱离地球上的一切,全都成了广

① F. L. Cross & E. A. Livingstone(ed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OUP, 1997, 3rd ed., 这种情况在英语世界比较普遍。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出版了一本英语的 Ragaz 选读本, Paul Boch 编译, *Signs of the Kingdom: A Ragaz Reader*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84), 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② Ekkehard W. Stegemann, 《自由王国—公民》(“Ein Bürger des Reichs der Freiheit”), *ZeitSchrift für Kulture, Politik, Kirche Reformatio*, 46, Jahrgang/Heft 2, April 1997, S. 82。

③ Paul Tillich, 《基督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尹大贻译, 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 页 662 (引文中人名的译法略有更动, 以求同本书一致)。

义或狭义的宗教社会主义者。”^①当然,今天研究巴特、蒂利希等神学家的人很可能知道拉加茨,但是拉加茨的历史地位如何,却并非单单取决于他对这些晚进神学家的早年影响。

20 世纪末,拉加茨在瑞士神学界、政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人气急升,表明历史评价的转向。1995 年,为纪念拉加茨逝世 50 周年,苏黎世大学和巴塞尔大学分别举行研讨会。在这前后,世界各地尤其是瑞士新闻界正在报导一场公案,或说一桩丑闻: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在金融上往来密切,战后对犹太人的死账讳莫如深。犹太人开始诉诸法律。这时,有人记起拉加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先知般的论断。所以说,公道自在人心,拉加茨生前的理想与持守,并非徒然。

二

拉加茨是瑞士改革宗神学家,1868 年 7 月 28 日出生于瑞士格劳宾登(Graubünden)州的 Tamins 山村,1945 年 12 月 6 日在苏黎世去世。拉加茨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②

^① 引自 Eberhard Busch,《巴特传》(*Karl Barth Lebenslauf, Nach seinen Briefen und autobiographischen Texten*, München, Christian Kaiser, 1976), 页 89。

^② 关于拉加茨的生平记载,目前标准的传记仍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两本德文著作。Andreas Lindt,《拉加茨:宗教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神学研究》(*Leonhard Ragaz, eine Studie zur Geschichte und Theologie der religiösen Sozialismus*, Zollikon, EVZ, 1957); Markus Mattmüller,《拉加茨与宗教社会主义》(*Leonhard Ragaz und der religiöse Sozialismus, eine Biographie*, Bd. 1: Die Entwicklung der Persönlichkeit und des Werkes bis ins Jahr 1913 (Zollikon, EVZ, 1957; Bd. 2: Die Zeit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der Revolutionen, 苏黎世, 1968)。本篇导言采用的拉加茨生平材料,除了拉加茨的著作、自传和书信,基本上根据这两本传记。另外可以参看 O. Bønn/W.-E. Failing/K.-H. Lipp(为 Darmstadt 的拉加茨研究所而编),《拉加茨:宗教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神学家和教育家》(*Leonhard Ragaz: religiöser Sozialist, Pazifist, Theologe und Pädagoge*, Darmstadt, 1986); 大型专业工具书的条目中值得参看的,有 TRE28, 106 - 110 和 BBKL7, 1251 - 1255。

(1)从山村到城市。Tamins 是罕为人知的小山村,苏黎世则是瑞士的第一大都会。拉加茨“从摇篮到坟墓”之旅的起点与终点,颇有象征意味。拉加茨出生在普通的农人之家,去世时已是闻名欧洲的基督教神学家。但正像苏黎世在世界大都市中,若按居民人口或城市规模,只能算小的大都会,而若论金融上的重要性,则能名列前茅一样,拉加茨在德语神学界的名气,自然比不上哈那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 - 1930)、巴特(Karl Barth, 1886 - 1968)和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 - 1976)等人,但就思想的彻底性、对信念的执著以及实践而论,拉加茨对古今名家大概都可无须多让。

拉加茨的父亲巴多罗迈(Bartholome)是山村的农民,对时事政治颇有兴趣。拉加茨在兄弟姐妹九人中排行第五,从小就能体会到父母亲料理一家大小的生计不易,他后来关注社会问题,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拉加茨小学和中学都在当地完成。年轻时拉加茨特别敬佩瑞士一位青年黑格尔派的神学家彼德曼(Alois Emanuel Biedermann, 1819 - 1885)。^① 读大学时选择神学专业,主要是有机会得到奖学金。他进入巴塞尔大学,后来也曾到过德国的耶拿大学和柏林大学就读。大学时代,拉加茨深受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这一影响,直到 1908 年他赴苏黎世任教前、在巴塞尔作告别讲道时,还相当明显。^②

拉加茨大学毕业后,于 1890 年接受按立,成为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开始在格劳宾登州 Heinzenberg 三个山村(Flerden-Urmein-Tschappina)牧会。拉加茨对基尔克果(Kierkegaard)的兴趣也起

① 拉加茨 1887 年 12 月 12 日在日记中提到“对黑格尔派哲学的由衷渴望”。其他对拉加茨思想影响较大的师长名单,请见 Lindt, 页 15 以下。

② 这篇讲章题为“愿你的国降临”,收在他同名的巴塞尔讲道集第二卷(*Dein Reich Komme*, Bd. 2, S. 295 - 306)。

于这一时期,他读了基尔克果对体制性教会的批评,有深得吾心之感,拉加茨克服自己身上的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得受益于基尔克果。后来,他在同辩证神学家论争时,还指责对方曲解了基尔克果。^①牧会后不久,拉加茨因身体健康以及对工作不满意等原因,1893年秋改任格劳宾登州首府库尔(Chur)的州立中学教师,讲授宗教、历史、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课程。1895年起,回到教会事奉,在库尔任主任牧师(Stadtpfarrer)。他1901年在库尔同 Clara Nadig(1874-1957)^②结婚,生有女儿 Christine 和儿子 Jakob(1903-1985)。到库尔工作是拉加茨人生中一大转折,为他将来北上发展奠定了基础。

(2)从南方到北方。格劳宾登州位于瑞士南方,同意大利接壤,而巴塞尔在瑞士的西北部,同法国和德国比邻。在库尔工作期间,拉加茨钻研伦理学,比较喜欢 Albrecht Ritschl(1822-1889)的思想。拉加茨作为处理社会伦理问题的神学专家的声誉逐渐传开。不仅有附近的一些教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常邀请他演讲,还有其他地方的几个教会也想请他去牧会。但离开库尔的决心,拉加茨一时未能下定。直到1902年,拉加茨为了能有更多时间读书、从事学术工作,才决定举家北迁,应邀前往巴塞尔担任大教堂牧师(Muensterpfarrer)一职。这是拉加茨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转机。瑞士北部的工业比较发达,定居北方之后,拉加茨同产业工人的联系加强了,对城市中罪恶的了解也加深了,他后来公开表示同情罢工的工人、投身宗教社会主义运动,从他思想发展来看,这种转变

① 参见拉加茨1937年发表的小册子“是前行的宗教改革呢还是倒退的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nach Vorwärts oder nach Rückwärts?’), Zürich, 1937)

② Isabella Wohlgenut 的《为和平、自由与正义奋斗一生的女中豪杰》(Ein Frauenleben für Frieden, Freiheit und Gerechtigkeit),是关于 Clara Ragaz-Nadig 思想的一篇相当精炼的述评,刊于 *Zeitschrift für Kulture, Politik, Kirche Reformation*, 46, Jahrgang/Heft 2, April 1997, S. 142-153。

实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①

拉加茨在巴塞尔前后工作了六年半,他牧会期间一些讲章,后结集出版。^②这一阶段,拉加茨联合在苏黎世牧会的库特,共同发起了瑞士的宗教社会主义运动,还在1906年创办了刊物《新路——宗教工作专刊》(*Neue Wege: Blätter für religiöse Arbeit*)。拉加茨同库特的友谊,对他日后移居苏黎世任教,有决定性意义。拉加茨在大学城巴塞尔度过的六年多,也为他将来从事教研活动作了积累和预备,比如视野的开阔——1907年拉加茨应邀访问美国,在波士顿举行的“自由基督教世界大会”(The World Congress of Free Christianity)上演讲,并同美国社会福音的代表人物饶申布士建立了联系。

(3)从大教堂到大学讲堂。拉加茨离开巴塞尔大教堂的牧师岗位,走上苏黎世大学神学系培养牧师的讲堂。1908年到1909年的冬季学期起,他开始担任系统神学与实践神学教授,直到1921年主动辞职为止。Emil Brunner后来回忆拉加茨带到苏黎世的新气象和执教情况,也颇有赞美之辞。^③

在苏黎世教授神学期间,拉加茨继续参加宗教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于1913年正式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r Schweiz, SPS*),并同德国Bad Ball的Christoph Blumhardt(1842-1919)开始有直接交往。^④1914年是

① 1906年,拉加茨在全国教牧人员的一次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福音与当前的社会斗争》(*Das Evangelium und der soziale Kampf der Gegenwart*,巴塞尔,1906)。

② 《愿你的国降临——1904~1908年在巴塞尔大教堂的证道辞》(*Dein Reich komme! Predigten aus den Jahren 1904 bis 1908 am Münster in Basel*,巴塞尔,1908)。

③ 参见 Paul Boch 为 *Signs of the Kingdom: A Ragaz Reader*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84)撰写的导言,页xiv。

④ 思想间的传承,可参看 E. Buess 和 M. Mattmüller 合著《先知性的社会主义》(*Prophetischer Sozialismus: Blumhardt-Ragaz-Barth*, 弗里堡,1986)。拉加茨《上帝国的信息》中提到 Blumhardt 父子对自己的影响(中译本,页48)。

拉加茨人生中另一个关键所在。这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加茨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他认为,世界大战表明了教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双重失败,因为战火一起,不仅各国的工人都为祖国而战,德国的一些神学家也纷纷为本国的战争行径辩护。此后,暴力就成为拉加茨的关注点,他认为基督徒应抵制任何对暴力的依赖,暴力属于邪恶之国。反对军国主义和黥武主义,维护和平,拥护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的和平建议以及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①就成为这一时期拉加茨人生中的新方向。

(4)从教会到社会。到了1921年,拉加茨觉得体制性教会的羁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同时发现自己不能光坐而论道,还须起而行道,因此决然辞去教授职,搬出上流住宅区,搬进工人住宅区,以便就近帮助工人。拉加茨离开大学神学系,也意味着他从此转向了社会这个更广阔的天地。

1935年,拉加茨退出已经加入了二十多年(1913年起)的瑞士社会民主党(SPS),原因是他觉得该党已经走上开始接受黥武主义的妥协之路了,背叛了自己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以只好“道不同不相为谋”。退党后,拉加茨基本上是作为特立独行的神学家和宗教社会主义者工作、生活,一方面坚持传扬上帝国的福音,批判教会及基督教,另一方面则信守革命理想——在他看来,革命有时即“意味着对活的上帝及其国的信仰”,^②——批判将其“作为政党或政党纲领”,矢志不渝地效忠于上帝和基督的社会主义和共

① 拉加茨非常敬仰威尔逊,两人通过信,拉加茨曾联合瑞士政府一些领导成员,设法说服同胞加入国联。参见拉加茨《威尔逊对瑞士及世界的重要性》(*Die Bedeutung Woodrow Wilsons für die Schweiz und die Welt*, 苏黎世, 1924)。

② 《上帝国的信息》(*Die Botschaft vom Reiche Gottes. Ein Katechismus für Erwachsene*, 伯尔尼, 1942), 朱雁冰、李承言中译本(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2), 页36。

产主义。^① (页 34)拉加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编订当月的《新路》,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拉加茨写作的欲望和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大半的著作,尤其是主要著作,都完成于这一阶段。

三

拉加茨的著作很多,其中包括不少匿名写的传单、印刷厂的油印本以及《新路》上发表的正规论文,还有未发表的手稿,总之,可以用面广量大来概括。下面仅按时间顺序,举出一些影响较大的专著、小册子和文章,略加分类,以供参考:^②

(1) 直面社会问题:《同酗酒作斗争》(*Der Kampf um den Alkohol*, 库尔, 1896),^③《今日妇女的道义斗争》(*Der sittliche Kampf der heutigen Frau*, 巴塞尔, 1907),《妇女运动的目的与任务》(*Was will und soll die Frauenbewegung?* 苏黎世, 1911),《卖淫——社会的毒瘤》(*Die Prostitution, ein soziales Krebsübel*, 苏黎世, 1912)。

(2) 教育、伦理与文化:《当代文化、教育理想、学校》(*Zeitkultur, Bildungsideal, Schule*, 巴塞尔, 1905),《教育革命——文化更新十讲》(*Die Pädagogische Revolution. Zehn*

① 《上帝国的信息》中译本,页 34。此后本导言中凡引见《上帝国的信息》内容的,只在文后附注中译本页码,不别出脚注,以省篇幅及读者目力。

② 详细的书目,可参见 Robert Lejeune 所编 *Leonhard Ragaz,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 und Schriften* (Bern, 1951)。虽然有些著作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别或说跨类别的,但分类法往往是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这点请读者谅解。

③ 同类题目,他还发表过 *Alkohol und Gemütsleben* (与 Ernst Stähelin 合著), *Alkohol und Familie* (伯尔尼, 1902) 等。